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六

聽土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群點校

內篇

德充符

外顯形質之小全不足為累

列子有說符篇
魯有兀者王駘音圭則足曰從之遊者與仲尼相

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讓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直後而未往耳仲尼曰我亦將往從之游但偶後於衆人尚未往耳

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

何借魯國之衆以爲重

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去聲猶長也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墮亦將不與之遺落也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命物之化者物之變化惟吾所命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已以其知得其心而以其心得其常心而物何爲最之哉

常季雖聞仲尼之言猶未悟王駘之所以

然彼指王駘也言彼之修已以其知言之非有至神之知不過得其心思所及之知而已以其心言之非有大聖之心不過得其常人所有之心而已人何爲尊之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

仲尼答之云水一也有流處亦有止處人

莫去鑑他流處只鑑他止處以喻常季不以奇異者王駘只就他得常心看便是他高處唯止能止衆止者止水之所衆流歸之莫不從而皆止矣王駘以常心而能化人亦猶是也

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又以松柏引喻聖人以明惟止能止衆止之義凡草木皆受命於地而松柏獨冬夏青青凡人皆受命於天而舜獨得其正紛紛衆邪之中使非有舜之正則幾乎舉世皆惡矣幸而舜能正吾之生以正天下之衆生則可以見唯止能止衆止

夫保始之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况官天地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

保始之微者守其初志必有微驗使人可信也不懼之實者剛勇不懼自有其賢非爲人知也九軍者古軍陣因井田之制每軍分爲九軍更遞以戰也求名者求爲名聲即保始之微者也自要者自守要約即不懼之實者也官天地者天地爲吾官守之司也府萬物者萬物爲吾府藏之物也直但也寓者寄寓而不執著象者彷彿而

非真實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一其
知之所知而心未嘗陷於物以死也應前
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二句言
求名自要之人尚能勇冠千萬人之上何
況王駘外形骸一心知又非求名自要者
所可比擬豈不能感動魯國之衆乎

彼且擇日而登假格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
以物為事乎

假至也登假猶言升仙升至于天也大宗
師登假於道亦音格崔本比於列星之下
有其生無父母死登假三年而形避亦升
至于天之義言彼且有一日升仙去則遺
棄人世矣故人之所以從之者為此也由
此觀之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物字應前
物何為最之哉道家多有擇日升仙事

申徒嘉仲尼弟子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
昏無人作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
予止子先出則我止差與同行其明日又與合
堂同席而坐仍同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
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

乎其未邪

問之欲使必不並已

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執政子產自謂申

徒嘉曰先生無人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

居先生之門者當忘貴賤

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入者也以人聞之曰

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
則無過

與賢人處以免過猶鑑藉人以磨去塵垢

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

取於人以大其德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

未能無過也

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

不足以自反邪

爲善者莫若堯猶與堯爭善是欲勝於堯
爲第一人也子既不謹而遭刑矣乃猶欲
與堯爭善計子之德恐不足自反以補其
遭刑之過安能勝堯哉

申徒嘉仲尼弟子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
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
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形骸內德也形骸外刑也重言不亦過乎
應前

過以不當存者寡

自狀自陳也因上文過字言若自陳說已

之過則已無大過故止於受刑其形之不
當亡者尚衆若不陳說已之過則人以為
罪大惡極當不止於刑其形之不當存者

知不可棄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
於葬之殼中中央者中去地也然而不中者
命也

葬善射物遊於葬之殼中中央者必中之
地也然而或不中得免於死者命也言已
不免於刑亦命也

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
怒而過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

廢向者之怒而復常

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既悟則愧其言曰子無如此說矣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

叔山字因名無趾

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者是矣

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

務全而不知

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

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

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

未能容其

則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

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

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

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

何賓賓賓賓以學子為彼且斬以諭

六

詭

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桎梏邪

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

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

之安可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

音駘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

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

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倡者也常和人而已

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

聚於上者所以散於下

以望望人之腹又以惡駘天下和而不

倡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

此三句將上文轉指說雌雄即丈夫婦人

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

駘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上而寡人有

意乎其為人也不在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

無宰寡人傳國焉傳國而悶然而後應記音

若辭寡人醜乎

寡人為醜乎因其醜而自反

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卽焉

卽若有亡也若元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

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乳食

於其死母者少焉胸者

胸驚覺而動目也

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馬耳不得類焉耳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不見已馬爾者豚子安知其為母但知已所食而已今忽不見已所食也不得類焉耳者類似也今所食之乳忽不似每日也

使其形者神也豚子本不理會得母死忽棄之而走者神不相接也以喻哀駘它前日相處非以形文乃以神交一旦失之如豚子失其母之神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翫簷

如肩以障柩資送葬也

則者之儀無為辭愛之皆元其本矣

形為本翫與儀為文

為天子之諸御不小翦不穿耳近者不取聲

禮記三年之喪與新有者期不使

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之人乎今哀駘

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故已國惟恐其不愛也是必才全而德不者也

以戰死別者引起天子 御及娶妻者而

說歸哀駘它身上來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

此皆人事之變革而有天命行其間

日夜相代乎前而知^去不能規其始者也

規求也雖有知者不能求其初生稟受之

所以然

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也使之和豫

通而不失於冗^也使日夜無郤^{音隙}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

死生貧富等雖日夜相代乎前吾則使之日夜無罅隙不見其相代之迹視之如一

而與物混然爲春如年有四時不見其爲

夏秋冬但見其爲春而已如此者是接續

其罅隙處而生時乎心者也因春字故下生時字時不生於陰陽之氣而生於吾心也

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

也其可以爲法也

威極也極平者莫如水停

內保之而外不蕩也

內保之者水性沈定有內保之義

德者成和之脩也

成其內和則德脩矣

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

德惟內修不形於外而物自親之不能釋

離如哀公之於哀駘它

哀公異日以告閔子

仲尼曰始也吾以南面

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

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

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以哀駘爲至人而仲尼爲德友亦是滑稽

闔跂支離無脈

闔城門也跂舉足而行也闔跂者跂而守

其城門也支離者形不全之貌無脈無脚跟

也蓋無脈之人後脚不能到地但跂而行

其形支離而因名無脈猶名無趾也

說者衛靈公靈公說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
肩

脰項也肩肩細長之貌言悅無厭而視全

人反覺其項細長醜而不足觀也周禮梓

人云數目顧脰註長脰貌蓋肩與顧同

齊益大喪一人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

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所忘者形也所不忘者德也世人不忘其形而忘其德此真忘者也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約爲勝德爲接工

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勝無喪惡

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

食^鬻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孽妙孽也約謹守也膠固也接應接也工

藝能也商如商賈也聖人心有天游而以

智者爲妙孽約者爲膠固德者爲役於應

接藝能者爲商賈之徒聖人不計謀何用

智巧不斷削何用膠固無所喪失何用行

道而有得不嗜貨利何用行商四句中兩

句是正說兩句是比喻因商字又言四者

天鬻也天之付予即如鬻焉得天鬻則爲

天所食矣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之所食

猶言既得天爵不求人爵也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

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

於人也有形警乎大哉獨成其天

警放也放而自得之意此言無情下文又

引與惠子辨難以伸無情之義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

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

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

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

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

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

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

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去老子之形予以堅白鳴

道與之貌天與之形者自然也不益生者

人生有自然之天不可加一毫人力也槁

梧即今所謂枯桐也枯桐同義桐亦可稱
梧桐之類不一惟枯桐中琴瑟故名琴瑟

爲槁梧也據之而瞑言琴瑟常在手雖疲

因而瞑猶據之也立則倚樹而吟坐則據

槁梧而瞑皆外神勞精之所爲是負天之

所予而從事乎堅白之辨者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七

廣陵竹率羅應道達

門人彭拜黑扶

內篇大宗師此篇言道之始
莫非名大宗師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
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
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

天者知之盛也

知天之所爲者體天道之自然也知人之
所爲者盡人事之當然也天而生者順其

天而生也知之所知者如脩善去惡趨吉

避凶之類知之所不知者即吾身之至真

人皆有之而不自知能養之而不害則亦

得於其天年不至中道夭折此亦知之盛

者

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去其所待者
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

人之非天乎

雖然所謂知人之所爲者尚有可慮處人
雖知之又必有待於天而後得其定當定